



上
编
：
诗
歌

牛羊是草原上的善知识（组诗）

西北民族大学 颜亮

善知识

牛羊是草原上的善知识

经幡是万物生长的班智达

那些爱着的事物总是轮回

在不过灰尘大的小千世界

走过十二个月 走过执着抑或割舍

一直在抵达胜义 却从未到达慈悲

草原天亮以前 我们只是众生

在各色建筑上添砖加瓦

在一路迷执中增长计谋

信仰的重量那么远

总是经历所以善良结网的称重

而我的草原 神灵却铺在金色的山坡上

朴素的接受索求

比如：天亮以后 这里丰满水草

这里种满云朵 所有奥义的道场

不曾增减 从未空无

果 实

在草原腹地

唯一不能被伤害的果实——是刻满经文的嘛呢石

我和身披氍毹的僧人一样

用年轻的肺吐纳一草一木的来历

那些选择洁净的文字

染白庄严的神灵

每时每刻经过头顶

看顾圈养在天空下的生灵

我所在的高原

没有神秘 却布满桑烟的秘密

那些年 生长在浮生中央的我

在万水千山之外

忽然醒来 有无数个神经恭敬

迷恋喇嘛与经文 迷恋诵念与占卜

迷恋坛城一花一世界的菩提

草原歌手

草原上到处都是优质的歌手

他们的嗓子塞满了云朵与天空

他们是自己的万水千山 是自己的王

那些在光影中染裹的善舞灵魂

脚掌长着青草与格桑花

呼吸着自己和王的国

我曾无数次

怀揣着甜腻的梦

在一个叫草原的院子

误入一场露骨的风月

却终究像一只羊

被巨大的绿色捕获

光阴从我头顶飞过的时候

我已经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法声张的春天

我必须说出：我选择风马与卓玛

我埋在篝火旁的骨头

闪闪发光

渴望长出黄金的嗓子

占据草原的器官

和燃烧的花朵一起

粉碎我掷地有声的伤疤

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干净的云朵下

是熄灭的恩怨

是早起的牛羊和悠闲地家眷

所有虚度的时光和影子一起

消磨爬满山林的草木

假如在生命的三分之一处

在风月下转山转塔

偶遇可证的因缘

我想生锈的只是叫做钟表的器物

我曾在圈套中写下“燃灯 推磨 骨瘦如柴”

如今耀眼的一厢情愿

早已嗅到

生长的热爱无法离开我的一生

转 山

满山杜鹃已谢的时候

我在七百年后转经

在噶玛巴神泉处 处立 无泉可饮

一些素裹善念的身影

映在云朵 树木和石头上

我没有从佛经上来的名字

却也信誓旦旦

在转世石塔上 安置器物

渴望长出信仰的骨头

和建造来世的房屋

与牛羊家畜满山野花一起富足

我想 如果雪山融水依然成河

依然在我身边咳嗽出动静

我便不会是转山路上

最后的孤独

卓玛姑娘

我想念我的草原和我的卓玛姑娘

草原在的时候

我可以永远我的脊梁

可以放声哭

将痛苦写满植物的经脉

躲在巨大的影子下

经略风月 守护阿妈

草原的疆界不像城市充满辛酸

在坚硬的水泥地上

长不出马匹的食粮和我温柔的神情

一只鸟在钢筋混凝土的世界是困兽
得不到浆果 于是纠结
该拿什么喂养灵魂巢穴中的鸟儿
该如何苦心经营被城市改写的天空
我密密麻麻的忧伤
是童年在草上熟读的经卷
是星星偷偷在八月的草场
撒下的大片格桑花

山 神

阿妈说拖拉的山是神
年轻的腮边是情郎的美酒
有着古怪的脾气 黑色的衣裳
我少年时 从大块大块的绿色中醒来
相信每个人都要饱经沧桑

于是念过多少经文

草地就有多少绿色

那些云朵下的福祉是转世的宿命

几经辗转

在离我越来越远的河流和雪山

我听见喇嘛在帮助一棵树

在草原上吝啬是一种罪孽

轮回从来是年青的山神

而我们是等待青草的牛羊

秩序纷繁却也从未错乱

佛祖的慈悲

占据我生命的是太阳 是湖泊

是洒落一地的牦牛和爬满羊群的山坡

如果我在佛祖的慈悲下